

天山牧歌

TIANSHANMUGE

序 诗

生活，生活在召唤啊！
我漫游沸腾的绿洲和草原。

漫长的路从脚底滑过，
日历表上画满了红圈。

白日我和年轻人一同劳动，
领受红漆盘托出的羊肉抓饭。

月夜我听老艺人弹唱古今，
铺一席绿草，盖一块远天。

博斯腾湖像只神秘的碗，
人们的幸福永远注不满。

塔里木河的水流向天边，
人们有满怀欣喜长流不断。

我从东到西、从北到南，
处处看到喷吐珍珠的源泉。

记载下各民族生活的变迁，
岂不就是讴歌人民的诗篇？

热血在我的胸中鼓动，
激发我写出了所闻所见。

可是我这双笨拙的手呵，
只摘下参天杨的绿叶一片。

向 导

出了喀喇沙尔城，
来到开都河对岸，
向导带领我们，
走进和硕草原。

我们的向导异常英俊，
他是个才十八岁的蒙古青年，
我们并马缓缓地行，
掏出赤诚的心相谈——

他生长在开都河畔，
热爱着和硕草原，
他爱雪白的羊群，
更爱牧羊的姑娘乌兰；

天上飞过一块乌云，
他要抬头看一看，

迎面走来一个生人，
他要下马盘一盘；

他珍重和平的生活，
他爱自由幸福的家园，
他想用自己的双手，
把未来建设得更加美满。

我试问假如有这样一天，
垂死的敌人胆敢来侵犯，
梦想践踏祖国的河山，
那时候他将怎样打算？

他没有立刻给我答案，
却放开缰绳、扬起皮鞭，
他的马跑得一溜烟，
马背上好像驮着一座山；

他纵马蹿过草墩，
他纵马跃过壕堑，
他还用右脚钩住鞍镫，
翻身钻在马肚子下面……

他兜转马头奔到我面前，
脸也没有红、气也没有喘，
他笑着问我：“那时候，
我能不能做个骑兵战斗员？”

1952年—1954年
乌鲁木齐 - 北京

远 眺

开都河流向东南，
在草原上弯了一弯，
我们涉过第三道水，
博斯腾湖出现在眼前。

天呵，更高更蓝，
草原呵，更绿更宽，
博斯腾湖呵看不到边，
天连着水，水连着天；

肥美的牧草贴着地面，
金色的花朵开在上边，
湖风送来牧人的对唱，
羊群沐浴在阳光里面；

湖面上掠过雁群，
白天鹅飞上蓝天，

散布在湖滨的帐篷，
飘起淡蓝的炊烟……

我们的心沉醉了，
忘记了挥动皮鞭；
但是矫健的蒙古马呵，
它们却欢跳着奔驰向前。

我们到了巴彦部落，
猎狗迎着马头叫唤；
好客的主妇们出来了，
欢迎政府的工作人员。

1952 年—1954 年
乌鲁木齐 - 北京

猎 人

互助组长放牧去了，
太阳落山才能回来，
女主人为我们准备午饭，
为难的是没有下酒的菜。

孩子请来了苏木尔大叔，
他是有名的打狼模范，
你问他打过多少只狼？
再打一只，就是一千。

他点燃一支香，
插在我们面前，
他要猎取几只野味，
请客人尝一尝新鲜；

他一手掂起猎枪，
一纵身跃上马鞍，

我望着那魁梧的背影，
想起他们骁勇的祖先。

他那匹银灰色骏马，
像一只饱满的风帆，
在绿色海洋中，
乘风破浪向前；

芦苇遮断我的视线，
三声枪响传到耳边，
我在女主人眉梢上，
看到飞舞三次喜欢。

当他快马归来，
枪尖上挑着三只大雁，
我们回到帐篷，
那支香还冒着一缕青烟。

他婉谢我们的邀请，
回去召集打狼队员，
今天要巡猎到另一个牧场去，
因为这里已经没有狼患。

1952 年—1954 年
乌鲁木齐 - 北京

晚 归

在这宁静的九月黄昏，
草原上飘来一朵白云；
那是牧人们归来了，
赶着心爱的羊群。

骑马领队的克里更，
他是草原上一只鹰；
他找到了一把金铸的钥匙，
打开了草原上幸福的门；

牧人们赶着羊群，
歌抒自己的心情：
“我们的羊呀合了群，
我们的人呀齐了心……”

羊群越走越近，
歌声越听越真，

女人们跑出帐篷，
打开羊栏的大门；

人喊、狗咬、羊叫，
喧闹温暖了女人的心，
她们用妩媚的笑，
洗去牧人心上的风尘。

牧人们跟着妻子回去了，
暮色笼罩住几对青年人，
巡夜的老爷爷打趣地问：
“你们哪天搬进一个帐篷？”

1952年—1954年
乌鲁木齐 - 北京

宴 客

牧人们宰杀一只羔羊，
为远道的来客接风，
他们轮流地把着酒壶，
一再地劝我们多饮——
这杯中盛满的酒浆呵，
是那真挚的友情酿成。

干杯 敝人以赤诚的语言，
祝福祖国的青春；
干杯 敝人用鲜艳的花朵，
感谢汉族的弟兄；
干杯 敝人把一万个健康，
献给人民的父亲……

帐篷里扬起了笑声，
融合在淡黄的酒浆中；
帐篷里沸腾着掌声，

催促着客人放怀畅饮；
帐篷里响起了马头琴，
给客人增添了三分酒兴。

克里更高举一杯酒，
仰起脖子一饮而尽，
然后又用粗大的手掌，
抹干沾着酒浆的嘴唇；
他答复客人的询问，
眼睛亮过秋夜的星星——

“我们生活得怎样？
请看每一个牧人的笑容；
我们怎能这样生活？
请听牧人们洪亮的歌声。”
这时，帐篷里哄地响起——
“东方红，太阳升……”

1952 年—1954 年
乌鲁木齐 - 北京

志 愿

牧人们乘着酒兴，
纵谈自己的志愿，
他们想把和硕草原，
建设成人间的乐园——

牧场上奔跑割草机，
部落里开设兽医院，
湖边站起乳肉厂，
河上跨过水电站……

在熊熊的灶火旁边，
滚动一双乌黑大眼；
小姑娘林娜哟！
你有什么志愿？

高不过博克达山，
宽不过和硕草原；

蒙古姑娘的志愿呵，
比山还高比草原还宽。

林娜仰起火光映红的脸，
她愿终身做一个卫生员，
在蓝缎子长袍上，
套一件白色罩衫；

她将骑上智慧的白马，
跑遍辽阔的和硕草原，
让老爷爷们活到一百岁，
把婴儿的喧闹接到人间；

她愿古老的蒙古民族，
人口一天一天地增添，
在这美丽的故乡，
实现共同的志愿——

牧场上奔跑割草机，
部落里开设兽医院，
湖边站起乳肉厂，
河上跨过水电站。……

1952年—1954年
乌鲁木齐 - 北京

夜 谈

我们接受巴鲁邀请，
和他同宿一个帐篷；
在黄昏的灯光下，
他打开记忆之门——

他生在“中华民国”元年，
只有收税官记得他是“国民”；
在那漫长的三十八年，
他尝尽了人间的苦痛……

爷爷留下什么房子？
三根棍支起一顶破毡棚；
爸爸留下的羊皮袄，
补钉上面盖着补钉；

他在牧主的领地上，
光着屁股度过童年；